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六十六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十八

太子中庶子一百二十一

太子家令一百二十二

太子率更令一百二十三

太子僕一百二十四

太子門大夫一百二十五

太子中舍人一百二十六

太子洗馬一百二十七 太子舍人一百二十八

太子中庶子一百二十一

職如侍郎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中庶子職如侍郎員五人

秩六百石

應劭注漢官表

云庶子員五八舍之職

環濟要畧云庶子謂八舍之職

一宮要任

晉起居注

云武帝置中庶子

衛太子家

班彪牋云竊見國家故事選公卿列侯子孫衛太子

家為中

管綜門下

王珣啓以桓議為太子庶子云官選宜盡一時之美不可不得其才中庶

子管綜

侍接左右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以侍接左右誠宜得篤

粹有行之人切問近對

吳志云孫登為太子時太傅張溫言于孫權曰夫中庶子官最

必允衆望補

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僞選於
是乃用陳表為中庶子補
東宮顯職晉齊王攸與東

宮顯選

山濤啓事云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衆議以領兵太守荀寗為也

宜得高茂

又云中庶子缺宜得
高茂求備一人則難

宜得彥茂

又云今中書庶子缺宜得彥茂劉儼石崇不審

可合聖

大臣薦王商

漢書云王商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

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

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由是擢為諸曹侍

將補 山濤用劉粹

山濤啓事云中庶子賈模缺以太尉長史劉粹為之可也

桓議

堪居內侍

王珣啓以桓議為太子中庶子堪居內侍

王商宜備近臣

漢書王商見上

顏含操行徵

晉書云顏含少有操行徵補太子中庶子也

陶侃孝廉拜

陶氏家傳

云侃遷太子中庶子而好學善傳喜好學選漢書云傅

論談尤明詩易案侃本傳不載喜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祖納文義遷晉書云祖納

帝選喜為太子中庶子也最有操行能
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

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
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于五殺皮耶轉尚書三公

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于時補案納
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

憂耳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
平恐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

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
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子威肅敬稱漢書王純

為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補子威肅敬稱商見前純
粹篤誠山濤啓事中庶子沈靜履素晉書皇甫謐傳咸

缺稱周蔚云云

寧初詔曰男子皇

甫謚沈靜履素守學好古其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謚才
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補

行優著

王隱晉書梁益為太子中庶子才行優著經學滋博晉中興書云肅宗在東宮孔寅

為中庶子于時中興庶事草創寅經學滋博又該識舊
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補

少喜文學

文章敘錄云荀緯少喜文學為太子庶子受業通詩漢書馮奉世

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入授經漢書云歐陽地餘為父任為太子中庶子補中庶子授皇太子經

元帝即位遷侍中補入侍講東觀漢記儒林傳云劉鮑勛不撓魏

曰鮑勛清白有高節知名當世溫嶠侍諫晉書溫嶠遷太子中庶子

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僚屬莫比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
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王敦舉兵內向六軍

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補

有驚來翔王坦被令為賦武陵先賢傳王坦為中庶子云云蔡穎博奕

太子命曜論之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

知以為無益命曜論之補侍從十年漢書史丹傳云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

十餘年甚相親愛晉書殷仲堪傳孝武帝召堪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

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

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陸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補數見規諷甚有

弘益晉書溫嶠見前深見寵遇僚屬莫比晉書溫嶠見前固辭疾篤不

奪其志

晉書皇甫謐見前

太子家令一百二十二

職如司農品擬廷尉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家令一人秩千石主倉穀飲食職如司農少

府品擬廷尉也

進品第五

續漢書注太康八年詔曰太子家令進品第五東宮達官晉起

居注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家令東宮之達官也

疏受敏而有辭

漢書疏受以賢良舉為太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鼂錯上言兵事

漢書云鼂錯為

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家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補

所獻替號曰智囊

見上

太子率更令一百二十三

率更令千石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職如光祿

東宮

之達官

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令東宮之達官

職似光祿勳續

書百官志見上

秩與衛率同

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令其進品第五云云

掌宮殿之禁名衛之士

續漢書百官志云率更令秩千石掌宮殿門戶之禁名衛之士

嚴毅清高

物理論呂義為太子率更令云云

清賢士

物理論云呂義清賢士也

太子僕一百二十四

太子僕主車馬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馬

如太僕

擬宗

正續漢書百官志注云太子僕職如太僕主馭擬宗正蔣顯為太僕鍾會愛其才

學蜀志蔣顯為太子僕鍾會愛其才學與兄斌同時死案琬死斌嗣為綏武將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

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

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

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於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

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京

師為亂兵所殺補

太子門大夫一百二十五

職比郎將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門大夫六百石職比郎將

擬公車令

續漢書百官志

云太子門大夫職擬公車令

鼂錯遷博士

漢書云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

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技藝過人絕遠然于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

補

金欽舉明經

未詳

太子中舍人一百二十六

咸寧加名

晉中興書百官公卿志注云

似黃門任

徐邈與王珣書云或說中書舍人職

名黃門不與中庶子中間出內典文疏王珣答徐邈書云中書舍人典文疏位如中書郎也

治文

書

晉中興書百官公卿志云云

顧榮秀望

晉中興書云顧榮南土秀望為太子舍人

案齊王

問召榮為大司馬主簿同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同長史葛旒曰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可轉為中書侍郎旒然之白同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同誅榮以討葛旒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補

陸雲才藻

傅亮文帝志云案晉書雲

傳云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衰經上船于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常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補杜錫數諫太子王晉書杜錫為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

太子洗馬一百二十七

員十六人秩比謁者

張晏注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洗馬比六百石員十六人職如謁者

太子出則當直者
在前導威儀補
如謁者見擬秘書徐邈與王掌國籍

晉起居注云武帝制洗馬八人
掌國籍釋奠稱經則掌其事
典文書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洗馬今

之清選前後典
文書佳才也
在前導威儀續漢書百官志見上
洗馬清道徐邈與王

云 珉書
幻踐執戈為吳洗馬韓子云幻踐入官于一時高

選晉起居注云東官
洗馬一時之高選
今之清選晉齊王攸與山濤書見前
以才學名

魏畧云顏斐字文林以
有才學名為太子洗馬
以才辨名晉書云李密時人稱

馬也
以弱冠拜晉書衛玠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攸曰此

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傾都驃騎將軍
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同若明珠之在側朗
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
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辟命屢
至皆不就久之為太傅西閭祭酒拜太子洗馬補

弱冠登

荀氏家傳云邃字道玄性簡靜
解音樂美談論拜太子洗馬

清身潔已

晉書云解

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仕皆洗馬州里榮焉補

雅量弘齊

傅咸別傳云友人魯仲叔雅量弘齊

思心邃遠遷太子洗馬咸云謬蒙朝恩忝授斯職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也

篤敏有思

晉書王攸

與山濤書云武長嗣篤敏有思今東官洗馬

才經文雅

荀氏家傳云邃拜太子洗馬戴若思時相

欽重作詩以嚴見憚

漢書云汲黯孝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

同官所推

文士傳曰江充為太子洗馬嘗以五事諫為同官所推

陸機感恩賦詩

陸機皇太子清寔詩

序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江充以五事諫文士傳傅咸
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云云見上

同班共事傅咸別傳見上解系州里榮焉晉書解系見前

太子舍人一百二十八

更直宿衛如三署郎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備絳衣班彪便宜表云宜選師傅將相子孫好學有行者備絳衣舍人蓋領此也掌表啟摯虞

決疑云太子舍人晉置十六人掌表啟也太學弟子改課乙科為舍人漢書云成

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王莽秉政改課乙科通者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也太常弟子通二經

補舍人摯虞決疑云太常弟子通二經補太子舍人校德東宮山濤啟事云瑯邪王子繇

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
奉侍皇太子校德東宮
今之清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見前
以賢

良拜
晉書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擢為太子舍人補案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

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

筆廣不能答更相噴
笑紛然于世云附
上便宜事
魏志云張茂字彥林太和志云張茂字彥林太和

明帝善之拜
太子舍人
以才識稱
晉八王故事云卞粹以才識以清辨見稱為太子舍人也

名望超
王晉書王衍字夷甫以名望超為太子舍人
以文學舉
桓氏家傳云範字元則魏

太子始立以文
學舉為舍人
德望歷位
臧榮緒晉書云程牧有清名德望歷位太子舍人
秀

望累遷
晉書顧榮見前
盧浮起家
晉諸公讚云盧浮起家為太子舍人
山簡少拜

望累遷
晉書顧榮見前
盧浮起家
晉諸公讚云盧浮起家為太子舍人
山簡少拜

晉書山簡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濟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補案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酌酹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附侯霸威重東觀漢記侯霸字君房表良明經華嶠漢書云表良明有威重為太子舍人也表良明經為太子舍人也

陳准有德器

晉諸公讚云陳准字道基有德器為太子舍人

程牧有才行

臧榮緒晉

書云程牧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

潘岳神形清辨

王晉書潘岳字安仁神形清辨能屬文為

太子 **華譚** 言語清辨 晉中興書云華譚字令思少以 彦

輔性寡嗜慾 晉書樂廣字彥輔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欲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

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

侯立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于 **孝若** 秉心居正 齊

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補 **博識** 名聞 晉諸公贊云張華博

王攸與山濤書云孝若 **博識** 名聞 識名聞問無不知為

秉心居正為太子舍人 **文義** 可觀 晉

太子 **才名** 獨步 晉中興書云孔坦字君平 **通漢** 說講石渠 漢書儒林云

舍人 **通漢** 說講石渠 漢書儒林云 言文義可觀遷東宮舍人 **季長** 校書東觀 謝承後漢書馬融字季長

為太子舍人 **季長** 校書東觀 年十三明經為太子舍人

講說石渠也 **季長** 校書東觀 年十三明經為太子舍人

校書
東觀 潘尼上釋奠頌 臧榮緒晉書云潘尼字正 鼂錯以

書稱說

史記云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剛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

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

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補

存故人謝賓客

史記云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

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

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補

哀帝見而悅之

漢書云董賢為太子舍人

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而悅之拜為黃門郎也

北堂書鈔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六十七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十九

三老五更一百二十九 祭酒一百三十二

國子祭酒一百三十一 博士一百三十二

學士一百三十三

三老五更一百二十九

以崇其敬

魏氏春秋云甘露二年詔曰古者有三老五更以崇其敬

三代所尊

漢舊儀云

三老五更

三代所尊 三老道成于三

五更訓于五品

並孝經援神契案

孝經援神契云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劉攽曰注老人知天地之事案本以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三老則此之事當作人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

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後漢書明帝永平二年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

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于庭

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

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闕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

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獨拜于屏漢舊儀云天子尊事三老

兄弟事五更天北面乞言晉書王祥傳云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

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皇聖帝君執醬而饋執爵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補補

而酌禮內則云案續漢書志云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

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卓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

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於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

自昨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

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于已禮太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酌漱

也所以潔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後漢明帝紀案注云口音屑補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

于前後祝之令三公設几九卿正履漢官儀云授以玉杖續

書百官安車輶輪後漢明帝紀案注云安車坐乘之志云安車輶輪車輶輪以蒲襄輪輶音而充反三老

就車天子親執綏授桓榮尚書賜爵李躬學明賜爵之說文綏車中把也

並後漢明王祥秉義淳固小同温恭孝友魏氏春秋云帝紀見前王祥秉義淳固小同温恭孝友甘露二年詔

曰闕內侯王祥秉義淳固鄭小同温恭孝友可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於是天子乃親率羣司躬行古禮

祭酒一百三十

聰明者為祭酒

晉百官表注云光武好古學廉考太常差次博士有聰明威重者為祭酒取

長者為祭酒

徐野太釋祭酒儀云主人具饌則賓中取長者一人舉酒祭地則長者為祭酒也

以酒沃酌

辨釋名曰祭酒者謂祭六神先以酒沃酌之也

以酒先祭

見蘇武著

節優寵

漢書蘇武傳云宣帝時召武待詔宦者署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補

荀卿為老師

史記荀卿傳云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

馬杜夷秉真素

晉中興書云杜夷素以儒稱秉操真素中宗以為祭酒

國子祭酒一百三十一

選有道人

漢書儀云博士祭酒選有道人習學者祭酒國子卿大夫之子弟宜素業士

孔儼用阮叔為儒林祭酒教云方當庠序之教宜素業士

掌國子學

晉百官表云博士祭酒掌國子

學領五官掾

蜀志秦宓傳云先主定益州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

安車迎君賓

漢書云龔勝字君賓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稱疾不應徵後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勝稱病篤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諠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遂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白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補

執經問

行齊

城榮緒晉書杜機字行齊除國戴逵遠槩發蒙胃子祭酒皇太子禮之執經問焉

子

王珣啓戴逵為國子祭酒云前國子博士戴逵綽有遠槩堪發胃子之蒙案逵本傳云詹事王珣上疏

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官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

難進為美宜下所

在備禮發遣補所

庚純儒行訓導國子咸寧三年詔曰

議郎庾純篤志好古敦說詩書儒行也宜訓導國子案純本傳云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

于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祿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

兼掌教官此純名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取敢以私議既生免官初既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既整麗車服純

率素而已既以為愧恨至是毀絀既免黜純奏立國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補純

子學

晉諸公贊云裴領惠帝時拜為國子祭酒夫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閣刻石寫五經也

上疏

興國學

晉中興書陳郡表錄云環字山甫為祭酒上疏興國學

劉毅博學多聞

臧

緒晉書武帝詔曰劉毅博學多聞其以毅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劉智學行優著

又云成亨

四年詔曰南陽王師劉智學行優著其以智為國子祭酒

博士一百三十二

博士秦官

漢百官公卿表云博士秦官也事通古今

端委佩玉

晉中興書云博士之職端

委佩玉朝之大典必詢度之

四海淵源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成先王之

業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

道之淵

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補

數魏志云高柔字文惠明帝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今博士皆經

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

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博習舊說訓教學徒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補

晉中興書云博士之職博習舊聞訓教闡弘胄子晉起學徒而已端委佩玉列為朝吏人大典

咸寧二年詔曰甄誠公曹志為篤參訓國子晉中興書行道履先覺宜在儒林闡弘胄子荀崧上疏

云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明典義晉中興書令云博奉酬顧問二則以參訓國子士皆取履行清淳

通典曉古人漢書儀云武帝初置博士通古今漢舊儀明義取學道行脩通曉古人者云博士

泰官博者通于稽合同異漢官解詁云博士稽古今辨于然否稽合同異漢官解詁云博士稽辨于然

否漢舊儀見上禮義所寄

晉中興書郭璞云秦博士典教職禮義所寄也

典禮是脩

揚雄博士箴云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為辟雍固有學校

入平尚書出部刺史

漢官儀云

博士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相次轉諫大夫也

陳元博士第一

後漢書陳元少傳父欽業

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

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

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于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

謹諱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補公孫對策第

一漢書云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

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
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補
匡衡

射策甲科

漢書云匡衡射策甲科為博士

桓榮說經拜博士

後漢書云桓榮少學

長安十五年不窺家園年六十餘光武召令說尚書甚
善之每朝會輒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

生幾晚會博士缺
遂拜榮為博士補

賈誼通書為博士

漢書云賈誼年十八以能詩書屬文

稱于郡中時徵吳公為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
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
如其意所出諸生于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補
長孺通尚

書為博士

漢書云韋賢字長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

為博士補案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
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附
仲舒治

春秋為博士

漢書云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惟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不見

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

延問得失

漢書翼

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補

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悖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

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用質疑滯興書見天子敬馬後遷博士上延問得失補

云時朝議七廟毀於是曹褒制定禮樂後漢曹褒拜博士徵太學博士用質疑滯

禮樂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

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補

董鈞參議禮樂

後漢書云董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

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魏志云高堂隆升平諫饗字升平為博士

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過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為不宜

為會帝敬納之補叔孫起朝儀史記叔孫通為博士號稷上陳

制禮後漢書曹上言制樂續漢書云魯充為博士受詔

災異問子思漢書平當字子思以明經為博士大議訪

范叔東觀漢記范叔遷博士錄冤獄行風俗漢書孔光

即位舉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補應元學義王晉

統字應元以學義著名為國子博士盧浮修行明經晉起居注云武帝大

行明經以為

張禹經學精習

漢書張禹傳云太子太傅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為

博士

申公為詩最精

魯子先賢傳云漢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

魯平

兼通五經

東觀漢記云魯平字叔陵專心於學朝夕孜孜兼通五經

張玄兼通數家

又云張玄字君夏其學兼通數家

樂詳五業並授

魏畧曰樂詳少好學黃初中徵拜博士于

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孰畧不親教備具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

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于遠近補

長卿以詩教授漢書云薛廣德

字長卿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語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

本朝為博士論石梁補

子叔善蒼雅

魏畧曰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

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
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以淳為博士給事中補
考

友通字指

魏畧曰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黃初中為博士

給事朱雲登堂論難

漢書朱雲傳云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

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

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

士子華重席講學

殷氏世傳云殷亮字子華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

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補儒者高之

續漢書云桓榮為博士榮之官車駕親幸

儒者之學者自遠而至

謝漢書云路仲翁好學家居受學者自遠方而至徵為博士著

錄自遠方至

東觀漢記薛漢字公
子才高名遠兼通書
傳無不招覽道術尤精
教授常數百子弟

自遠方至
者若為錄

學生一百三十三

順帝二百人

胡伯始漢官儀云順
帝時學生二百人

漢末至千人

摯虞決
疑要注

云漢末弟子五千
人與博士習禮儀

通二經補文學

又云弟子滿二歲通
二經者補文學掌故

通一經稱弟子

又云魏時募學者好誦大學為
門人滿三年通一經者稱弟子

甲科補

文學

胡伯始漢官儀云
弟子乙科補文學

上書請嵇康

王晉書云晉文王
上書請嵇康為博

士下牀拜符融

後漢書仇覽傳云覽一名香覽入太學
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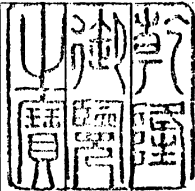
容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

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齋刺就房謁孔嵩遊集帝學

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補

謝承後漢書孔嵩字仲郭憲遊志太學汝南先賢傳云山與范式遊集太學郭憲體忠烈之

節遊志 仇香不與賓言後漢仇香見上



北堂書鈔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騰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六十八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

長史一百三十四
司馬一百三十五

從事郎中一百三十六
掾一百三十七

屬一百三十八
功曹一百三十九

長史一百三十四

銅印墨綬

晉百官表注云太宰長史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品第六俸五十斛

秩皆千

石

續漢百官表云太尉司徒司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

漢官儀云太尉司徒長史秩比二千石毗佐三台助鼎和味

差次九品詮衡人倫

司徒儀云左長史之職掌差次九品詮衡人倫也

職無不攬

胡伯始漢儀曰漢丞相置長史一人

銅印黃綬秩千石職無不攬

掌察郡吏

干寶司徒儀云左長史職掌佐公脩文政掌察郡吏徐

奕統留事

魏志云太祖為司空辟徐奕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趙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

丞相長史鎮撫西京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

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強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補案魏書云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奸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又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于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附杜襲為留府魏志杜襲傳云太祖東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驎而不乘馬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補案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于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殿下何待下之不關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

不以蓬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
曰善又夏侯尚昵于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
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心如鐵石魏
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附
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
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
長史統事如故補案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自
以世為漢臣自日碑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觀
漢祚將終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
本子邀邀弟穆等結謀以祿慷慨有日碑之風又與王
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
關某疆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
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恪勤王
射必中肩其帳下扶必奔南城竟以創死附
事晉書云薛兼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伯長才
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補

長方用

山公啟事太尉長史缺案大張勃軍間用長

將軍大掾泰山胡伯長云

啓事鎮西長史缺案

鄧殷有文武

山公啓事云太尉長史鄧殷通識有文武

耿遷有器幹

山公啓事云北中郎長史

吳良方正

東觀漢記

云吳良為司徒傅咸執正

王晉書云傅咸為司徒

諸葛

亮舉張裔

蜀志云張裔至蜀丞相諸葛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

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

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

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

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

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

劉弘知陶侃

晉書云

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
補索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

羊冉說弘以從橫之
事弘大怒斬之附
卿宜節飲
晉書阮孚傳云琅邪王
既為車騎將軍鎮廣陵

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
慨然而退
晉書云劉
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

驥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驥之固辭不受沖
嘗到其家驥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既枉

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驥
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驥之於內自持濁

酒蔬菜供賓沖敕人代驥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
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補索驥之嘗採藥至衡

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
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

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
驥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附

司馬一百三十五

修武政簡軍旅

干寶司徒儀云司馬之職常佐公修武政簡其軍旅飾其器械也

李鎮

才良方用

山公啟事云平南司馬缺案琅邪李鎮網紀郡事練習兵馬良才也

趙虞軍間

用長

山公啟事云北中郎將司馬當便選尚書郎趙虞誠篤有畧軍間用長

岸幘嘯詠因

酒縱狎

晉書云謝奕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

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

怪温不之責補案奕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

改容遣之附

從事中郎一百三十六

職參謀議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本注曰職參謀議

維正大禮

干寶司徒儀曰從事中郎之職分曹綱紀其事維正大禮

鄭遠志越其儔

三輔決錄云鄭遠字

文信累辟不就大將軍何進表為從事中郎遠志越其儔云

山簡不拘品位

鎮東大將軍司

馬袖表曰從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中散大夫河內山簡清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二也

棗據通識

王晉書云太尉中郎棗據通識有文武棗據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

為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補

荀組才識

晉書云荀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為司徒左西屬補太子

舍人司徒王渾請為從事中郎補案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後帝欲以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為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附劉道真為扶風王所用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書曰寶嘗為徒

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用為從事中郎也補

阮遥集為元皇帝優容

晉書云阮

孚字遥集元帝以孚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中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補

掾一百三十七

公府掾比元士

續漢書百官志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案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

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東
故通為百石云補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附

西曹掾比四百石

後漢書百官志云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

石三公喉舌

崔寔政論云三公則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

朝廷為榮

又曰

三公掾屬位卑職重

在朝廷以為榮如師弟子日錄不拜

漢書儀曰丞相掾史見禮如師

弟子日錄不拜敦明教義肅厲清風以訓羣吏以重朝望

干寶司徒

儀云掾屬之職云云

公辟則輕臺除則重

胡伯始漢官儀云初丞相掾史員七人分為東

西曹秩六百石漢末

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

卿崔寔政論三

邴原守訓典

魏志云太祖辟邴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

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莫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高柔明憲典魏志云高柔為尚書

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補高柔明憲典魏志云高柔為尚書

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昔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陳寵科條辭訟後漢書云陳

明于憲典勉恤之哉補陳寵科條辭訟寵明習家業

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

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解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涸錯易為

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奏以為法補

班彪專心述作

後漢書云班彪辟司徒掾彪既才高而專心述作在史籍之間典定文

義桓譚新論茂舉奏刺史

後漢書云第五種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

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
刑免甚眾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
侯相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
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
召羽具告之謂曰閉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
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寘
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萬種即
奏匡并以劾超匡窮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繫
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補案風俗通曰汝
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
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附論議抗直後漢書云何敞元和
以承詔使也廉察也附論議抗直中辟太尉宋由府由
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補論議正色魏志云國
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補論議正色淵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馬後漢陳鍾陳公昭常獨視事寵見前

離意為國用心鍾離意別傳司徒侯霸辟意署兒寬溫

良漢書云兒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將善屬文然懦于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

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才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王述簡貴晉書王述字懷祖少襲父爵年三十說之補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

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
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
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
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
微不及耳補案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
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
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
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
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附劉遐宰士之偽山公
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附
云太尉掾劉遐有才宰士之偽也案遐性果毅便弓
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
陣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某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
之以女妻馬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
單將數騎拔退出劉琚宰士美者山公啟事云今尚書
于萬眾之中補

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
范滂有澄清之志
後漢書云范滂少厲

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

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補馬良有克終

之美
蜀志云先主辟馬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

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書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于

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
鮑宣質直
漢書鮑宣存納以慰將命孫權敬待之補

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
劉琨
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諍其言少文多實補

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

石崇河南金谷園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珉預其間文咏頗為當時所許補太子未

定太祖問邢顥

魏志云邢顥為丞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臨苗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

太祖問顥顥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也寒暑

不知黃瓊見李宣

汝南先賢傳云云

文帝待以友禮

魏志云陳羣領丞相

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惟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太皇委

以書記

嚴氏家傳云嚴奏為太子皇車騎掾委以書記

子泰非吾所宜吏

魏志云田

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疇署司空戶曹掾引謝掾必擁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

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

晉書王珣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温掾俱為温所敬重嘗

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笻杖節
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流涕諫明帝魏志董

掾景初元年明帝大興宮室尋流涕諫云魏畧載尋書
曰臣聞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
受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
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
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
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今陛下既尊
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
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
甚非謂也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補案是歲徙長安詣鐘
簾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
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
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張目視
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附張目視

王公

晉書王述見上

宋弘受罪長孫上書

華嶠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

辟司空宋弘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又數陳當世便宜事也

齊王暴屍道明露板

晉書

荀闈字道明有名稱京師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周辟為掾同敗暴屍已三日莫敢收葬闈

與同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

伯門乞代弟子

風俗通云巴郡

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

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

膚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孟玉不請弟子

又云高唐令樂安周糾孟

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

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補

鍾離解病徒桎梏

後漢書云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

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服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關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

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補案注在手曰梏

在足曰桎

附 君達解鄧融桎梏

謝承後漢書風教傳曰封君達為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

太守鄧融以職被罪君達解其桎梏

范丹捐急佩韋

後漢書云范丹字史雲辟太尉府以捐急

不能從俗常佩韋于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弊服賣卜于市遭黨人禁錮遂推

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陰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馬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

若言貌無改閭巷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補何

夔誓死畜藥魏志云太祖辟何夔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表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否夔

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必不得志于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

之而况于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

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補蒲元作木牛蒲元別傳云元為丞相諸

葛亮西曹掾亮欲伐魏患糧難致元牒馬良為書草蜀與亮作一木牛人行六尺牛行四步志

馬良馮岱于與臺閣謝承後漢書云馮岱辟司徒劉寵府與四府掾屬並詣臺集議邊事

見前

極與馬之好漢書陳遵傳云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

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
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馬小車不上鮮明而
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駢交錯又日出醉歸曹
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
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
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
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補案遵與竦後俱免官
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
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專務於交遊後漢書陳
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附專務於交遊寵見前
問不及政辭出自劾東觀漢記閔仲叔傳云司徒侯霸
政事仲叔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奮手不顧皆投劾出
及奉見喜懼皆去遂以辭出自劾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遵
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

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
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
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于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
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耶掾屬以故皆止
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
名示之乃止補案皓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
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邱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
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
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
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附
冠而去續漢書胡廣傳云廣六世祖剛大司農馬官辟
為掾值王莽居攝剛即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

投劍潛歸

汝南先賢傳云許嘉字德珍辟司徒府到京
師會黨錮事起李杜受誅嘉歎曰仲尼遊於

趙郊不入危國吾劉頌出穀

臧榮緒晉書云劉頌辟相
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

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未報頌乃謝鯤取橐晉書云謝鯤少知名

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

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責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

取官橐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嘆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

莫不服其遠暢阮千里三語掾晉書云阮瞻字千里見而恬于榮辱補

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補案瞻性清虛寡欲自得于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

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

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嘆其恬淡不可榮辱

矣舉止灼然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
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瞻
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
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
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
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于
是變為異形附殺公掾晉書云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
須臾消滅附殺公掾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
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百六掾晉書云虞悝長
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補
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
人倫為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
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
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補

屬一百三十八

參定九品

干寶晉紀云王導為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定九品也

了無一事

山公

啟事云事職有年限如公府掾屬了無一事

崔琰東曹

魏志崔琰授東曹屬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

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矣故授東曹往踐厥職補

蔣濟賢屬

魏志

云蔣濟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舜舉

谷永茂才轉

書漢

陳寔灼然遷

續漢書云陳寔舉灼然為司徒屬遷大兵長

太袒辟周逵陳羣以為穢德

魏志云太袒辟陳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

王模下邳周逵者太袒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逵穢德終必敗太袒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袒以謝羣補

文王遣鍾會邵悌謂其單身

魏志云邵悌辟大將軍司馬文王西曹屬初文王欲

遣鍾會伐蜀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

耶補

仲叔被辟且喜且懼

東觀漢記云
閔仲叔見上

洪遠為屬終

日嘯詠

晉中興書云陳郡郭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為西屬融飲酒喜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

導甚相親悅也

功曹一百三十九

糾司外內扶直繩違

孫綽為功曹參軍騎曹箋云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綽司外內駁議彈

劫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
可替否扶直繩違者也
止舉大綱不拘文法襄陽者舊傳云

習掇字彥文山簡以掇才博有文章為征南功曹止
舉大綱而已不拘文法簡益器之轉為記室參軍
毛

玠為太祖幕府功曹魏志云毛玠為太祖幕府功曹後轉掾
嵇熹為晉武

撫軍功曹嵇熹集云晉武為撫軍懷祖素清介晉中興書云王

述字懷祖以清介稱康帝
為驍騎將軍召補功曹
企生多才藝晉書云羅企生多才藝初拜佐

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
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

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
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

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惟
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

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立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立以羔裘遺文王悅茂伯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補

晉書云向雄字茂伯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王經之死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

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

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

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

以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為

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山簡器習嘏襄陽耆舊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補傳見上

北堂書鈔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六十九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一

主簿一百四十

公府祭酒一百四十一

錄事參軍一百四十二

記室參軍一百四十三

中兵參軍一百四十四

刑獄參軍一百四十五

關

行參軍一百四十六

公府舍人一百四十七

參軍都護附

主簿一百四十

省著衆事

續漢書百官志云司徒黃閣主簿省著衆事掌閣下威儀也

職在拾遺

崔駰

云主簿職在拾遺夙夜致思智慮淺短何益也內經百度之規外諮千里之策

桓階別傳云上平荆州乃引桓階入為主簿內經百度之規外諮千里之策案魏志桓階傳云劉表辟階為

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昏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

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

後懇至遣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某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

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耶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千軍以示餘力何憂于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于摩陂賊遂退

補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大晉書郝超傳云桓溫辟為征西

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補收羅賢俊

臧榮緒晉書云何充

少有名望大將軍王敦收羅賢俊辟為主簿也案充本傳云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籍敦嘗于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

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傍人收羅士物世語云王敦字處仲太傅東海

王越收羅士物聞太傅聞處仲世語云王元帝用道明其名召以為主簿

世說云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時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主簿于時潁川荀闈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

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為之語繁欽文才機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辯典畧云繁欽以文才機辯少得名于汝潁欽既長于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

麗為丞相顧榮機符朗徹晉書云顧榮少有珪璋機符主簿補

德祖豫作答教世語曰楊脩字德祖與賈逵王凌並為丞相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

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補案脩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
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
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
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
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
疑焉後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
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
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
死元琳更作白事

世語云王東亭為桓宣武更作白事
無復同本案王東亭為桓宣武主

簿既承籍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
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
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于內走
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于是大重咸
云是公輔指切實憲

後漢書崔駰傳云實憲為車騎將
軍辟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

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
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
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
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補案肅宗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每嗟嘆之謂侍中竇
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
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
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
公何得薄哉遂入諫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書顯直入
揖入為上客附亮主簿亮嘗自校書顯直入
諫曰為治有職馮異披荆棘後漢書馮異傳云異朝京
上下不相侵也馮異披荆棘師引見帝謂公知曰是我
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
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葦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
忘射鉤臣無忘楹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敢
忘巾車之恩補
任續多規諫
文士傳云任續為會稽王王簿多所規諫元

琳稱績
晉書云王珣字元琳為大司馬桓溫主簿時溫經畧中夏軍中機務並委珣馬珣居要任有稱

績三軍文武及數
萬人悉識其面
子玄無滯
文士傳云郭子玄為主簿天性閑朗事無疑滯雖處

要猶三軍悉識其面
晉書王珣見上
孫寶自高
漢書云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徒入舍

祭灶請比隣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

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
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

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
道不可誣身誣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

聞之甚慙補郭象當權晉書云郭象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

委遂任職當權薰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補案象少有

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要語如懸河

瀉水注而達無惡意復職魏畧云賈逵為丞相主簿時

不竭附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

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

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

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逵等當送獄取造意

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

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人揚綜為

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補

其主宥之世說曰楊綜為將軍曹爽主簿爽時誅方解

印綬將出綜止之曰公挾主幃幄捨此以至

東市乎不從有司奏綜宣
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
知人几案間事
郭子云時有
為王遵主簿

校檢帳下遵說語主簿欲與主
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一月三易面皮
王晉書
云阮孚

為東亭主簿東亭曰卿無乃榮
乎我為宣武史一月三易面皮

公府祭酒一百四十一

德妙第一乃補祭酒

胡伯始漢官儀云武帝丞相設四
科以辟之德妙為第一科乃補南

閣祭酒 筭無遺策盡不失理

東阿王祭酒誄云乃署祭酒
與君行止筭無遺策盡不失

也 明帝朝戲邠任

東觀漢記云東平憲王蒼為驃騎開
東閣延賢士薦邠任隱居教授辟為

祭酒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
來何也任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

法御臣懼法而至月餘遂去官太祖起迎邴原司邴原別傳云太祖為

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

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

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虛之心謁訖而出補周澤少脩高節東觀漢記云

節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也紀瞻能玄理晉書云紀瞻能言

越以為公光祿辟顧榮晉書云顧榮少有珪璋光司徒

辟左思王晉書云左思少好學司徒徒隴西王泰辟為祭酒

錄事參軍一百四十二

總錄衆曹管其文案

干寶司徒儀云錄事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

舉善彈

非

劉弘教云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職事修習也

舉直錯枉

干寶司徒儀曰錄事

參軍掌舉直錯枉

記室參軍一百四十三

管機密斷大事

庾亮別傳云王胡之為丞相掌啓奏干府記室亮答胡之書云云

司徒儀云記室掌表章啓奏

主表章

續漢書百官志云記室主上表章雜書記秩百石

記室

之事創其草

干寶司徒儀云記室之儀凡有表章雜記之書掌創其草

弔賀之禮則

題署

干寶司徒儀云記室之職凡掌文墨表章啓奏弔賀之禮題署也

傅毅主記室

傅毅

集云毅字武伯為大將軍
記室主記掾遷司馬也
專掌文疏
干寶晉紀云東海

縣孫惠為
記室云云
專典書記
晉中興書云虞預好學有
陳琳阮

瑀俱典記室
魏志云太祖以陳琳阮瑀為司空軍謀祭
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補案

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
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
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竟不能增損附
曹攄

尤思俱為記室
文士傳云曹攄少勵志操精學有才操
任晉辟大司馬齊王冏記室尤思未詳

鍾會記室心腹之任
魏志云鍾會為太僕固辭不就
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心

腹之
任
王參軍人倫之表
世說云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
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救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開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

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

軍作書馬上起草典畧阮書見上書檄應命立成晉書云孫惠為記室參軍

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東海王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

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嘆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

檄越或驛馬催之應書檄多琳瑯所作魏志陳琳命立成皆有文采補書檄多琳瑯所作阮瑀見上神堂

使阮瑀議之魏武褒賞令云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孔演稱職

晉中孫楚負才世語曰孫楚為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不敬府主楚負才檄苞曰天子命我也

曹摠有才

文士傳見上行好學善屬文

案晉書曹摠傳云摠少有孝

滔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

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摠到摠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久摠行獄愍之

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摠悉開獄

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摠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嘆服號曰聖君

補

王廣多才藝

晉中興書云琅邪王廣字世殷浩善玄明多才藝為東海王越記室

言

晉書云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叅軍補

宏作賦

晉陽秋云袁宏字彦伯長於李充善箴

晉中興書云李

充字和度為參軍善刑名也

中兵參軍一百四十四

掌帳內

干寶司徒儀云中兵參軍掌督帳內牙門將及軍器給其軍事也

督牙門

晉書太原

王錄

云王述為司徒

罰姦詐均勞逸

干寶司徒儀云中兵之任凡在軍者

王導中兵屬督牙門

以時科其器械綜其祖逖智出人表

晉書祖逖傳云東海王越以逖為典

兵參軍智出人表

袁勗多所救免袁氏家傳云袁勗字敬宗為大將軍參軍署賊曹督刑獄

事多所救免

行參軍一百四十六

按此上原關刑獄參軍一條

掌使命不限數

干寶晉記云參軍宰吏惠帝立河間王顯為太宰輔政置行參軍不限數也

周訪為安東行參軍

晉書周訪傳云元帝渡江命訪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

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為揚烈將軍補寮訪少沈毅謙而能

讓果于斷割周窮振乏家無財時鄉人盜訪牛于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附王協為

撫軍行參軍

干寶晉記云丞相王導為協少士行議軍有令譽乃以為撫軍行參軍

事

晉書陶侃字士行太傅東海王越竺瑤伐鮮卑

溫遣參軍督護閻纘鯁直

晉書云閻纘為人鯁直不憚竺瑤伐鮮卑強禦初為太傅楊駿舍人轉

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

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補

公府舍人一百四十七

參軍都護附

并參三軍

魏志張遼傳云太祖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

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補案并參三軍謂薛悌參張李樂三軍

三府

交命

晉中興書順陽范錄云范汪字玄平博學多通尤善立理護軍平南三府交命案汪屏居吳郡從

容講肆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桓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表宏曰范公來可

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

補

張温請恭祖

吳書云張温為車騎將軍請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接遇甚厚

案吳書曰陶

謙字恭祖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

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如何以女

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後除紆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

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補庚亮請逸少晉中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補

瑯邪王錄云王羲之字逸少問計賈詡魏志云賈詡參弱冠知名庾亮請為參軍

問計賈詡

司空軍事袁紹

圍太祖于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

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
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補
接遇甚厚吳書張
温見上深加器

敬晉書云魏舒為相國
參軍相國深加器敬甚見敬重魏志云徐範為議郎
參丞相軍事甚見敬

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
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

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
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補甚見器遇臧榮緒晉書
周顛字伯仁

少有重名太尉東海王越出鎮
兖州以顛為參軍深見器遇委以機密王晉書云裴
邀東海王越

以為參軍與謀時務晉書潘尼傳云趙王倫篡位孫秀
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稱

疾篤取假拜掃墳墓開齋王罔起義乃赴許昌罔引為
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補案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

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
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補
子猷在府日久世說
云王

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
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補

道玄後莫逮

晉陽秋云荀邃字道玄少喜談論解音樂
後晉賢莫逮驃騎將軍長沙王以為參軍

張闓今之良

晉書云張闓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
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

為安東參軍
甚加禮遇補

陸機以高賢

陸機表詣吳王云相國參軍
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取

郭璞有才術

晉書云郭璞為尚書郎大將軍
王敦以璞有才術為記室參軍

范任博學

多通

臧榮緒晉書云范任字玄平
博學多通友善解謁參軍

祖納文義可觀

王晉書祖

納字士言能清談明理文
義可觀為隴西王參軍

多出眾議

晉書云魏舒轉相
國參軍封劇陽子

朝府碎務未嘗見是非至于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
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

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常不能測晉書云郝超少卓犖不

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惜事天師道而超奉佛

惜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

為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温辟

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補知度沈邃晉書云李

素類然若不足者而知道沈邃言必有則初仕郡躬學

樂道晉書云周顛以杜機為參軍樂道陽元未嘗是非魏舒

見景興罕有所推晉書郝超字庾敞常自神王世說云

傅府多名士一時僞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

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僞異數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
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數甚知
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事
專勢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
矣數有重名為搢紳所推附周顛正情疑然晉陽秋云周
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

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辟為太尉參子猷欲為傲達
軍補案世說云世目周侯疑如斷山附

晉中興書曰王徽之字子猷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
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徽其行也大司馬桓溫以為
參軍彥道倣儻不羈晉書云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個
補

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
求濟于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
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
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就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蓬髮飲
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為參軍補

酒不以王務嬰心晉書云元帝以阮孚為安東參蓬首
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散帶不綜府事晉書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
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

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
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補

孔愉不求聞達會稽典錄云孔愉字敬康遇石冰作亂
避地餘杭布衣蔬食不求聞達中宗鎮

江左命愉為參軍案晉書孔愉傳云愉年十三而孤
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

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後值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
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

其居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
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

彫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葛洪利得辟身

晉書葛洪見天下已

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補亂欲辟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補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携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于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附

北堂書鈔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二

諸王一百四十八

帝子始封王

史記云自漢帝子弟始封為王適子襲父位為王也

皇子封為王

蔡邕

獨斷云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
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
案周末

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漢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補割土王子弟諸侯

王表云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推恩分子弟於是割裂疆土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史記

王子侯年表云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諸子畢王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補

天下乃安賈誼新書云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故削去

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漢書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補王同姓填天下

云荆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時漢王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廬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

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

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封皇子翰帝室晉百官表注云劉賈為荆王王淮東補封皇子及公族

親屬為王所以擬於天子史記曰高祖時諸侯王皆自除吏漢獨為置丞相擬於天

子位次三公漢官解詁云諸王三公金璽蓋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

王高帝初置金璽蓋綬掌治其國也金璽朱綬晉百官表云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紐細纁

朱綬五時朝服速御史授璽續漢書云拜諸侯王之儀百官會位定御史授

璽尚書名尺一摯虞決疑注云尚書名王公申以丹書及位班王公者皆用尺一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漢書王子侯表云尊王子弟其歸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也

國以立社稷授太祖之茅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

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宜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

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
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

受茅土亦不補受茲青社漢書齊懷王傳云齊懷王闕與
立社也補

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
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烏呼小子闕

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補建設蕃屏晉百官表
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補

親建設蕃屏保國艾民史記世家齊王策文云於擇日
故封皇子也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

立諸子賈誼新同日拜三子史記三王世家云丞相等
書見上

侯王維六年四月乙巳策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
社云見上策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立社葦粥氏

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
征厥罪葦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毋

乃廢備策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大江之南
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
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伺好佚毋過宵人維
法維則徐廣曰肥一作非補案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
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
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于天下也
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
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
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連城數十表子云漢鑿秦
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附連城數十表子云漢鑿秦
封子弟或大啟九國漢書諸侯鎮衛九服置兵三千啟
連城數十大啟九國漢書諸侯鎮衛九服置兵三千啟
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曰封各四縣漢官解詁云光武
列土樹蕃以鎮衛九服封諸子各四縣也
皆五萬戶晉官品令大云太康十年皇戶二萬為大國

不滿萬戶為小國

晉百官表注曰今制王國戶二萬為大國也

去丞相

史記曰諸

侯王自吳楚反後盡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馬

為置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景皇帝為諸侯王置

吏皆以郡為國

魏志云明帝太和六年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改守為內史

王晉書泰始十年令諸王國置相改太守為內史也

食租稅

諸侯王表云諸侯王自吳楚反後悉奪之

權食租稅而已

不治民 諸侯王表云景帝時吳楚七國作亂景帝遂令諸侯王不復治民

東平

王處家為善最樂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詔書示郡國曰詔

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矣補

安平尊寵不以

為榮

王晉書安平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

寬仁弘雅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見上

仁惠謙約

王晉書齊王冏少稱仁惠謙約好振施在戚屬中最高有名 案冏既輔政大築第館使大

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于是朝廷側目海內失

望矣補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

著布拍腹為齊持雅有智慧東平王蒼少好雅性嚴恭

王晉書齊獻王攸少以英竒見稱長好經書雅性嚴恭案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

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敕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

帝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紘皆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以為

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

用卿何多言補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

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畏事慎法後漢書云清河

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附孝王慶小心恭

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驅補寮慶母宋

貴人建初三年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

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

掖庭令誣戚屬有名王晉書齊中外所宗王越有令名

奏遂廢附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補寮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冠亂州郡諸國之表王

搗貳上下崩離禍結屢深遂憂懼成疾附

書河間王顯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顯可以為諸國儀表補宗室儀表漢書

云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

封萬剛毅慷慨後漢宗室四王傳齊武王顯光武之長戶補剛毅慷慨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

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縮名諸豪傑計議

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補志

意慷慨魏志任城威王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

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

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年少果銳晉書云楚隱王

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補

瑋武帝第五子也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年少果

銳多立威刑臨難不顧魏志任城威王彰見上開朗果斷晉書云長沙厲

朝廷忌之補

王人武帝第六子也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

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燔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

同母貶為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補立功建號

魏志任城才堪廊廟語林曰譙王丞作相州過孝友之

威王見上

質東平憲王至德淳懿范後漢書清河孝王哀毀過禮

蒼見上

至德淳懿載育明聖

晉書云齊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補

孝友篤於骨

肉續漢書宗室王傳云北海敬王性孝友篤於骨肉

孝友甚得名稱

晉書下邳獻王晃孝

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補

重行喪制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云永建二年封曾孫孝王臻

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補

受拜流

涕晉中興書武陵威王晞受拜云云案晞本傳云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

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脩已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哀

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具將成亂階聰敏畏慎續漢書光

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後奏徙新安郡補聰敏畏慎武十三王傳云河間孝王開忠真謹恭聰敏畏慎

後漢書云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城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國聰達恭謹東觀漢記難問應聲

奉遵法度吏人敬之補聰達恭謹注未詳而對魏志鄧哀王冲傳云冲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

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

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而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

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前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

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

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補

智意有若成人

魏志鄧哀王見上

被服儒術

漢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德脩學

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補案班固贊曰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覃思經典魏志中山恭王哀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附

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每兄弟游娛袞獨覃思經典補案

袞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

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附好學聰敏續漢書云宗室四王傳北

傳光武好學不倦王晉書齊王傳好詩漢書楚王傳云

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好書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善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

士數千好書術未詳敦經術續漢書宗室四王傳云北海

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誦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

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
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
得書必為好寫
漢書河間獻王見上

借書皆為治護

王晉書齊獻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為治護也

講論白虎殿

范後漢書曰陳敬王羨博涉經書
有威嚴與諸儒講論于白虎殿
補雅樂三雍宮
漢書孝景十三

王傳上作五經通論
後漢書曰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

識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
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
聰達有才

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淮陽憲王欽壯
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
少能屬文
魏志中山恭王

哀見善文辭
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

安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

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善屬文魏志

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補曰陳

思王植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

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

異之上頌賦續漢書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數上

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著文論王晉

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補案晉書云扶風

風武王駿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誦經籍見者奇之

武王駿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誦經籍見者奇之

及長清貞守道宗室為箴誄晉書齊王攸為太子太傅

之中最為雋望補獻箴與太子案其畧云

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

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中固親以道勿固

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上緣助國東觀漢記東
者有餘自益者彌昏補誅不載海恭王彊薨
孫頊王肅嗣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
未平上錢二十萬元初中復上縑萬疋以助國費求

絕常賜

晉書齊獻王攸表租秩足以自供絕常賜前後
十餘上帝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

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常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
內百姓則加賑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補
敬禮申公漢書楚元王交傳云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

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
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
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
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
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
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補案師古曰醴甘酒

也少麪多米好辟名士王晉書齊王攸好辟名租秩賑

昆弟

范漢書東海恭王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寢具以狀聞帝甚美之制誥大

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

愛送終竭哀降儀從事寢苦三年和睦兄弟租秩賑國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補租秩賑國

人

晉書齊獻王攸見上輕財愛士河間獻王見上虛心下士王晉書長沙厲王又見上

仁洽於物意結民心

晉書齊王攸在國仁化洽於萬物意德結于民心

容貌美

魏志鄧哀王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冤枉之情而激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設宜寬宥之辯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眾故特見寵異補裴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為三亦敘

屬之一病也附形狀美晉書成都王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于志故得成其美焉補

美鬚髯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見上

美鬚髯

王晉書曰東安王繇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

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

如朝霞舉

世說云海西時諸公每朝

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之舉

出入卧内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

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補

出則同輦

漢書文三王傳

云梁孝王武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

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若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補

撫育如子

東觀漢記曰齊

武王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為齊

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補有傳後

意魏志鄧哀王傳曰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

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出稱警入言蹕漢書文三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補

孝王武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

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于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

莫不至補案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

稱警出殿則傳蹕入共室出同輿范後漢書清河王慶止人清道也附

太子濟等太子特親愛慶尊寵比皇子漢書楚元親待入則共室出則同輿補

隆諸弟

魏畧云趙王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年五歲而太祖疾困

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于諸弟良年少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

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一門三世同時十人王晉書安平獻王孚

世祖受禪為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作階下迎拜王既坐上又親奉上壽孚

雖見尊寵而常有戚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

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位在公上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傳之寵未始有也補云明帝即位詔蒼為驃

騎將軍位租倍諸王東觀漢記東海恭王彊兼食備物在三公上魯國二郡租倍諸王賜虎賁備物

典策王晉書成帝紀太康三年詔曰齊王攸當出統方岳撫其國家增封齊郡備物典策宮殿設

鐘虞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云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

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

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殿上施牀帳晉書云西陽

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義依安平獻王高選參佐又云梁

帝子高選參佐拜為自選長吏晉書齊獻王攸傳云詔

大將軍領西戎校尉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

吏攸奏議乃議復古之獨留京師東觀漢記中山簡王

留京入省宿止范後漢書云清河孝王慶永元四年帝

省宿上親臨送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傳云大鴻朝夕問

臚奏遣諸王歸國上親臨送

訊范後漢書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如家人禮漢書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

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

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補執子孫禮王晉書安平

黃門侍疾後漢東平王蒼還國後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于道補太醫

侍疾魏志中山恭王袞傳云青龍二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賈手詔賜珍膳相屬案

袞疾因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

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

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數受賞賜范漢書楚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補數受賞賜王英傳云

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食七十城漢書高

太子持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五王傳

云齊悼惠王肥高帝租入八千萬范後漢書陳敬王羨

六年立食七十餘城租入八千萬傳云建初三年有司

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

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

口皆等租入歲梁膏腴大國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

各八千萬補武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早溼貧國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長沙定王發以

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

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帛布單衣漢書曰趙敬肅

母微無寵故王早溼貧國補王彭祖每相二

千石至彭祖多殖財貨大修宮室東觀漢記曰濟南安

衣帛布單衣王康多殖財貨大修

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慾游觀無節補案何敞上疏諫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與馬臺隸應為科品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數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官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好治官室漢書景重敞雖無所嫌悟然終不能改附

傳云魯恭王餘初好治官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官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補

案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雅好官室東觀漢記琅邪孝王京見

上侈其府第王晉書曰齊獻王攸子蕤耽酒色侈其府第案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兄

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築山穿池晉會稽王道

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補子寵嬖人趙

牙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好氣力漢書江都易王非傳

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云非好氣力治宮館

招四方豪好狗馬漢書魯恭上好射獵漢書曰燕刺王旦

傑驕奢甚好狗馬王餘見上好射獵壯大就國為人辯

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厯數好逸遊漢書武五子傳云

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好逸遊廣陵王胥壯大好

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好聲色後漢任城貞

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王安傳云云

數微服出入遊觀補好為吏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

祥好為吏。案師古曰：「穢，鬼俗也。字或作穢。」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穢。」穢，穢祥總謂鬼神之事也。附。好遊。

俠。范後漢書曰：「楚王英少時好遊俠，通賓客。晚節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補。距諫飾非。書。

景十三。王傳云：「膠西于王端。」巧佞卑諂。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王。」

彭祖為人巧。傲狠不法。范後漢書曰：「河間孝王開薨，子佞卑諂，足恭。」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

白衣布出。後漢書宗室五王傳云：「趙王良玄孫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邱縣。」

補。奢泰驕佚。東觀漢記：「阜陵王傳云：「阜陵質王延在國，奢泰驕佚。」案後漢書曰：「延性驕奢而遇。」

下嚴烈。永平初，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獨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

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補。樂。

酒好內

漢書景帝十三王傳云中山靖王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案勝常與趙王彭祖

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

為藩驕淫犯禁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常山憲王舜以孝臣補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

常寬通姦犯法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東平思王宇甘露之補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

補案師古注曰與奸獨交通好犯法附致游士漢書武五子傳云聚奸猾

後漢書云永平中有司奏楚王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

以親親不忍乃廢楚巫祝詛漢書廣陵王胥傳云昭帝時英徙丹陽涇縣補楚巫祝詛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覲

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補案女須泣曰考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

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
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寧信
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作節綬漢書
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附
三王傳云云 案江都王建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兩
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
大笑令皆死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
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
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建
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官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
令等語怨望漢庭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
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
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
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

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建旗旌鼓車漢書

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補曰燕刺王旦建旗刻皇帝璽鑄將軍印漢書江都王旌鼓車旄頭先啟王建見上徙房

陵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常山憲王舜薨太子勃嗣勃私

天子遣大行張蹇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上曰勃無

良師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丹陽范後漢書楚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補徙丹陽王英見上

案英交通方士作金龜王鶴刺文字以為符瑞補貶食一縣後漢書千乘貞王

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入朝墮馬漢書文

為癯陶王食一縣悝伉之曾孫也補入朝墮馬三王傳云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北門軸折于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補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臨江閔王榮三歲坐侵廟垣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

父老流涕竊言不食而死漢三王傳云淮南厲王被廢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

以驕不聞過故至以綬自絞漢書武五子傳云燕刺王旦武帝崩太子立是為孝

昭帝賜諸侯王書旦得書自絞案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

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

推鋒從高皇帝壑當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

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

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

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十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
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
建為庶人賜旦髮紛骨籍漢書燕刺王旦傳云左將軍
諡曰刺王補髮紛骨籍上官桀等專為燕王謀反皆

伏誅旦聞之云云案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
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

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廢為庶人
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補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共王買立十一年薨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

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補案濟東王彭離驕
悍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

以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
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

附國除



北堂書鈔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七十一至
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一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三

諸王傳一百四十九續補

諸王師一百五十缺今補

諸王相一百五十一缺今補

諸王友一百五十二缺今補

諸王文學一百五十三缺今補

諸王國郎令一百五十四缺今補

諸王國中尉一百五十五

續補

諸王國常侍一百五十六

諸王國侍郎一百五十七

諸王國三軍一百五十八

諸王國典一百五十九

諸王長史

續補

諸王傅一百四十九

王傅一人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志王傅一人秩二千石漢初立成帝改名太傅

文思賈誼

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

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漢武席前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今不及也

重始昌

漢書夏侯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

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魯王傅吳志
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補魯王傅是儀

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
王傅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

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
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纒足自容隣家

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
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續補

岐王傅

唐書邱悅河南陸渾人也其見知信如此續補
王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為王府直

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
元初卒所撰有三國典畧行于時續補

諸王師一百五十全補

以三百篇諫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

獄式亦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上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諸王相一百五十一 全補

吏民不欺

東觀漢記曰吳祐守李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

自責然後料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五經復興

東觀漢記曰魯平守叔陵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居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

叔陵民用溫給後漢書曰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而湮廢莫修禹為開水門

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
勉勞遂大收穀實隣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
下成市後歲至鑿千餘項民用溫給 崇東觀記曰坡
水廣二十里徑亘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

附

同 趙君名重

後漢書曰趙咨應召拜東海相之官道
經滎陽令燉煌曹嵩嵩咨之故孝廉也

迎路謁候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水次望塵不及謂主簿
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立追

東海謁咨罪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 以儉化俗 謝

案咨為燉煌太守時薦嵩為孝廉附

承

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 以為魯相 魏志曰
其雙枯魚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初曹公

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父母
弟妻子公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

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諶眾為諶懼
公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

為魯容不忍刺

蜀志劉備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容刺之容不忍刺語之

而去其得人如此

乘驢到郡

晉書曰文帝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縣樂其風

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殺部督郵九

春秋曰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部督郵

捐俸給民

會稽典錄曰駱俊字孝遠孝靈皇帝擢拜陳相

汝南葛波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為之保障發倉以贍貧民隣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俸祿給其衣食民產有子常敕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輒以駱為名

諸王友一百五十二 全補

會稽王友

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為會稽王友

除滕王友

北史曰蕭大圜

除滕王道友道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對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帝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過如日月之蝕彰于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以浩為友殷浩別傳曰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會稽王少著名譽以南陽王友山公啟事曰近啟脩武令劉訥補南浩為友陽王友訥才志內外非稱臣以為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用不

諸王文學一百五十三 全補

責讓文學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

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

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

臨淄文學

晉書鄭袤傳魏武帝初封

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聰明善詩賦

晉諸公贊曰扶風王年八歲聰明善

詩賦中表奇之魏烈文學士之場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李公時為荊州刺史

下辟書曰欲採明珠求之于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舍珠求之于魚或百文學不出

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于斗筭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吳王文學

晉書褚裒

字季野諱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

陽王掾吳王文學

諸王國郎令一百五十四全補

面刺王過

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

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于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

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駟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彘行左右侍御皆

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張武乘傳漢書曰周勃等共誅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張武乘傳諸呂迎代王郎中令

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願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弟

薄昭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上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乘傳詣

長安羣臣奉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官拜置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郎中令續漢書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郎太祖中令一人秩千石案郎中宿衛官也附太祖

賜穀

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

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按渙字曜卿魏

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

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

渙以嘗為備舉隗禧儒者魏畧云隗禧少好學為譙王吏獨不賀附郎中令王宿聞其儒者常虛

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晉中興書曰顧榮時在授王由是大得賜遺南土秀望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

三人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上吾得其人沈約宋書以榮南土秀望補吳王郎中令曰宋國初

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王惠居之

道弼姓字

續搜神記曰會稽朱弼為王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

亡乃定簿書多張功費至百餘萬以其賊誣弼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堂前立謂之曰卿

以枯骨腐肉專可得誣當以其日夜更相書言終忽不見

諸王國中尉一百五十五全補

如郡都尉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改中尉為執金主

盜賊

續漢書百官志云皇子封王其郡為國置中尉以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職如郡都尉主盜賊補以

禦非常

後漢百官表武帝初元年改中尉更名執金吾以禦非常

名曰執金吾大中尉掌徵官外司執姦邪

公孫賜千金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

詭多奇計初見日王賜千金王子陽賢良漢書曰王吉字子陽少好

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學明經舉賢良為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

作無節吉數諫後昭帝崩昌邑王嗣立王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

不能輔導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龔遂以忠直數

諫正得減死補韋玄成禮讓漢書韋玄成傳云初宣帝寵姬張

上奇其才有意欲以為嗣然因太子起于細微又早失

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

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傅

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條奏其對補

徐偃治有廉節史記曰魯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

其治官民皆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為膠西中尉

有廉節補玄成講論同異見宋昌曰代王仁賢漢書

文帝

紀曰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為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為亂丞相陳平等共誅之謀立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曰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恣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吏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補按代王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附常麗曰

王身恭儉

漢書常麗為河間獻王中尉王薨常麗以開

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聰

邵弘上書

邵弘字德裕

時景帝為琅邪王詔書高選官屬請君為中尉君為人

體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對僮僕儼然不儻而威

王甚憚焉王嘗候君晝息身隨使者潛至君舍令使者

進曰王有命君徐理鬢冠履俯伏盡禮然後讀之王與

使者羣立瞻聽為之歎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卬

中尉乎吾及逆詐以試長者豈不陋哉王虛心受納忻

晏言語晝夜無休君乃上書諫王王讀三四瞿然

失色謂左右曰思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豎

數諫

見王甚憚焉

見太子不悅

魏志云魏國既建楊俊

諷反于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殿辭

特置

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大高遠耶補

中尉續漢書清河王小心恭孝特見親愛後諸王就國

乘輿上秩二千石漢舊儀曰帝子為王國置太傅中尉續補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續補

諸王國常侍一百五十六

贊相威儀獻納臧否晉起居注成帝咸寧三年大國置左右常侍云云龔舍高

名聘為常侍漢書龔舍傳云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有學有

才晉中興書虞預有學吳王常侍晉書曰甘卓字李思郡命主簿功曹察孝

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補

諸王國侍郎一百五十七

通傳教令

晉百官表注侍郎朝服武冠贊相威儀通傳教令大國置四人小國置二人

與諸

子遊

魏畧司馬宣王為侍郎令與諸子遊

趙定鼓瑟

桓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

龍德名見溫室拜為侍郎補

王鑿文筆

晉書王鑿少以文筆著稱初為

元帝琅邪

孫秀校才其志難滿

孫盛晉陽秋云孫秀為趙王倫侍郎劉弘為琅

邪內史秀于倫遂為所信弘謂人曰孫秀校才其志難滿

諸王國三軍一百五十八

三軍之將

晉起居注太始二年詔曰大國三軍領兵五千人次國二軍領兵三千人小國一軍領兵

二千人上中下三等將軍

諸王國典一百五十九

尚書改為治書

漢制云典書即今尚書改為治書又改為典書也

掌國教令

起晉

居注晉武置典書令掌國教令

典衛王宮

又云晉武置學官令主貢舉秀異云

詔選典

令

晉起居注太康二年齊王攸統總軍事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云云補

諸王長史

續補

傾邾酬接

晉書曰劉輿為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汗人及至越疑而御之

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

見越應機辨畫越傾邾酬接即以為左長史

越府三才

晉書曰劉輿為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總

錄以輿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
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
流酬對欸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 歷輔王政
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歷輔王政
齊書曰陸慧曉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慧曉歷輔王政治
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
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 未有前例 齊書曰陸慧曉
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遷右長史時陳
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
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
例 人之表範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躍字世淵
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
勒偉其議辨拜世子衛軍長史敕世 決策帷幄 後魏書
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曰張亮
為左長史決策帷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覘其醉醒
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遷

南史曰孔覲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每醉輒
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倖莫不畏
而嫉之居常貧罄未嘗開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
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
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
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遣人覘其醉醒

北堂書鈔卷七十一